



►罗奇在
1994年3月
的自画像

广州艺博院院长罗奇的高考回忆： 高考把我从小县城 带到了大都市

谈起高考，那段经历仿佛就在昨日，可一转眼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1995年，我踏入了高考的考场，但我的高考之路与许多人不同，它充满了曲折与转折，而这背后的故事，或许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时代缩影。

若要讲述我的高考，就不得不提及我与美术结缘的历程。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，家境并不宽裕，家中还有一位兄长。当时，家里的经济条件难以同时支撑两兄弟读高中。由于我的文化课成绩略胜一筹，父母决定让哥哥上高中，而我则选择了报考师范中专。在那个年代，师范中专不仅免学费，还提供生活补贴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，是一条稳妥的出路。

命运的转折出现在我初中毕业那年。岳阳师范学校首次开设音美特长班，这对热爱美术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。凭借中考美术专业第一名的成绩，我顺利进入了岳阳师范学校。三年的刻苦学习让我以“岳阳市优秀毕业生”的身份毕业。为了继续追求绘画梦想，我放弃了留在市区的机会，主动回到母校汨罗二中，担任初中美术教师。

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身边的同事大多拥有本科文凭，这让我萌生了提升学历的想法。于是，我报名参加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函授班。班上的同学多是经验丰富的教师，但每次课堂上，老师总会将我的画作作为范例进行讲解，甚至评价我的绘画水平超过了湖南师范大学的本科生。一次课后闲聊中，一位同学对我说：“你这么年轻，又有这么高的水平，为什么不参加高考，直接报考美术学院的本科呢？”

这番话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。在他们的鼓励下，我下定决心参加高考。然而，通往艺术殿堂的第一步就充满挑战。当时，仅获得广州美术学院的准考证就非易事。记得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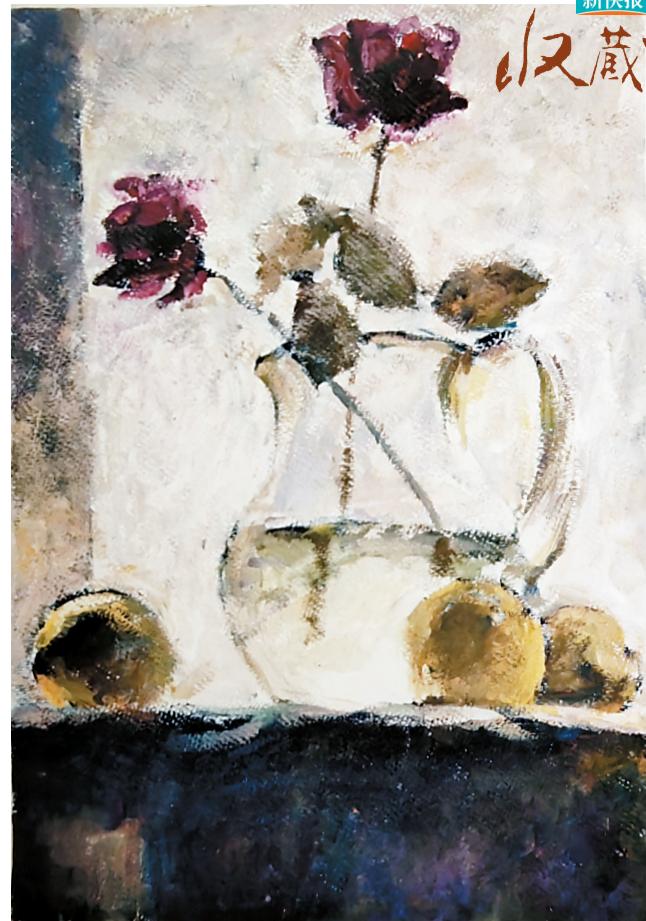
■罗奇自画像

们县里跟我一起参加初试的，也有好几十人，但最后，只有我拿到了准考证，在我们当地的美术圈，光拿到准考证，就算是小有名气了。

考试前夕，我和同学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，历经十几个小时的颠簸，终于抵达广州。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座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，阴雨中的高楼大厦显得格外密集，空气中弥漫着大都市的蓬勃气息。当年的创作考题是《五月的天》。面试时，考官问我：“为什么选择广美？你知道广美有哪些名家？”我回答：“关山月、黎雄才、杨之光等老师。”考官们有些意外，因为我报考的是油画系，却列举了国画名家。我解释道：“我从小学习国画，但后来发现国画的技法难以充分表现时代的发展，而油画的表现力更为丰富。”这个回答赢得了考官们的一致认同。最终，我以270多分的高分通过了广美的专业考试。

回首往事，我深深感激函授班同学们的提醒。若不是他们的鼓励，我或许不会重新踏上高考之路；若不是高考，今天的我可能仍囿于小县城，虽然仍会执笔作画，但格局与视野必将大不相同。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孩子来说，高考不仅是一次考试，更是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。只要把握住机会，它就能彻底改写人生的轨迹。

(罗奇口述，梁志钦整理)



■刘文东在国画系
“升大班”时画的色
彩静物

广美中国画学院副院长刘文东的高考回忆：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也改变了我的世界观



■刘文东说：我
学习的时候喜欢
临摹，这是临摹
当年油画系三年
级林伟强的素
描，林伟强的素
描当时在广州美
术学院第一届素
描大展上获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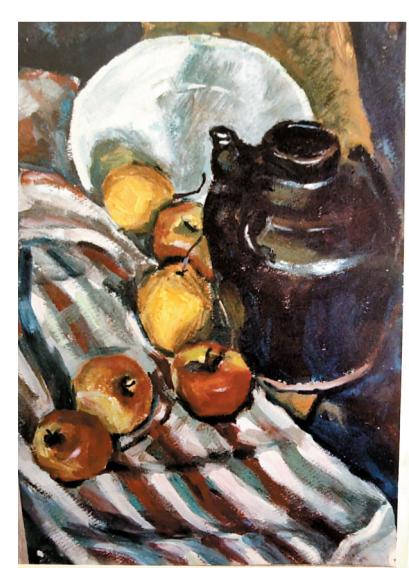
1992年，我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时，内心并没有太多紧张。那时的社会氛围与如今截然不同，没有禁鸣喇叭的警示，也没有家长在校门口的翘首期盼。高考更像是一场个人的修行，成败似乎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段插曲。

我们那一代人对待高考的态度较为淡然。家人虽然关心，但不会过度干预，仿佛这是一场必须由自己独自完成的历练。第一次参加高考时，我未能如愿，但内心并未因此受挫。身边的同学中，像我这样“二进宫”甚至“三进宫”的人并不少见。

然而，对于美术生来说，专业考试的竞争远比文化课激烈。为了提升绘画水平，我有一段时间，白天在学校上课，晚上去广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夜校学习，后来还参加了美院国画系办的升大班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尤其临摹了很多大师的作品，西方的艺术大师包括印象派的代表人物，以及康波夫的素描，我还专门临摹了王肇民和林伟强先生的水彩和素描，让我进步神速。备考的日子虽然辛苦，但为了心中的梦想，一切付出都显得值得。

我对绘画的热爱始于初中一年级。当时，学校美术老师开设的兴趣班让我第一次接触到国画。从那时起，我便沉浸在线条与墨色的世界里。初中三年，我几乎包揽了学校所有画画比赛的第一名，这些小小的成就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进入高中后，我开始系统学习素描和色彩，为未来的专业考试打下基础。

高考填报志愿时，我选择了省内几所院校：华南师范大学、广州大学和广州美术



■刘文东高考前的色彩静物